

積有歲年今屬類光西邁之晨方悟
非狂東走之契朝聞夕死有慰深心
謹承命矣請遵斯旨書紳自誠俾諸
將來使夫倒蹟之徒革心於昏昧之
俗弘通之士懸解於真如之理遂筆
削為論貽諸後代

甄正論卷下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甄正論卷下 第七張 集

十門辯惑論卷上

集

大慈恩寺沙門釋 復禮撰

答大子文學權無二釋典稽疑
序曰

權文學聲冠應徐地參園綺指神嘉
其令望縉纓挹其芳猷而須菩十疑
于我二諦公孫生之駁辯自昔難酬
舍利子之雄才嗟今莫擬豈當仁而
抗議試言志以成文必也岳名乎稱
之日十門辯惑雖詩云勸誠蔽之可
幾乎一言而法惟秘密述之敢忘乎
三轉遂取類觀象再盈卷軸煩而無
當有愧知音者焉

通力上感門一 應形俯化門二

淨穢土別門三 迷悟見殊門四

顯實得記門五 反經贊道門六

觀業救捨門七 隨教坤揚門八

化佛隱顯門九 聖王興替門十

通力上感門第一

稽疑曰竊見維摩神力掌運如來但
十地之觀如來尚隔羅縠如何一掌
之內能容十諦之尊乎非獨以卑核

尊於理非順定亦佛而菩薩豈無等老
如有等老安能運佛如無等老何須成
佛也若維摩是如來助佛揚化未知何
名何號何論何經請煩上智以示下愚
也辯惑曰嘗聞迷情而取定夫雖賤而
難棄順理而求万乘雖尊而可降山
澤通氣未始一其崇卑金石同聲何
必均其小大况惟諸佛有平等誓願
乘時應物菩薩能遊戲神通坐忘致
遠遙相影響咸赴機緣哉維摩羅詰
者蓋是法身大士德超羣聖智摧智以
有生示居家而弘道蓮花懃持之力
來自他方芥子解脫之門開於此國
未曾有室括囊無外不思議道利用
無方是以五百聲聞咸辭問疾八千
菩薩莫能造命彌勒居一生之地服
其懸解文殊是眾佛之師謝其真入
而菴園之集因淨名而發興淨名之
跡藉無動而方明故如來過勝於此
方居士敬延於右掌三昧之力有感
必通十諦之尊不行而至矣然則至
誠感神者莫知神之巨細孝德動天
者孰知天之高下矧乎慧眼還觀見

半足於實相神足甫運持妙喜於花
鬚而不能屈彼仁尊入茲國界豈唯
羅穀之喻比而可通亦將金粟之名
傳而有據者也吉藏師太金粟事出思惟
三昧經曰去未見其本今論
諸經目錄無此姓名編明
西國有姓東方未譯者矣

應形俯化門第二

稽疑曰龍女成佛少選之間若其真
者佛道甚易何去勲苦無量方得成
佛也如其化者化是不實豈以不實
化羣生也佛無不實語何為若斯哉
且文殊乃燃燈之師釋迦又燃燈弟
子文殊既為諸佛之母應成佛在燃
燈之前况弥勒未通文殊已悟龍女
成道文殊之力令龍女成佛於前弥
勒成佛於後而文殊不成安能無惑
若先成者成在何經經云何佛若未
成者何事淹留請亦淹留之意也如
文殊未成為是則諸佛成者應非如
以成者非非則文殊豈是是非之理
請為言之

辯惑曰至人無已為物有形高卑不
可以跡定隱顯不可以情測龍女雖
身遊五道而位光十地文殊雖名稱

十門辯惑論卷上 第三張

菩薩而實是如來何以明之按法花
經云有娑竭羅龍王女年始八歲智
慧利根善知衆生諸根行業乃至辯
才無尋能至菩提詳夫智慧利根者
非下趣之有也知諸根行業者非小
乘之事也辯才無尋者善慧之地也
能至菩提者等覺之道也斯則三祇劫
畢十度圓滿獻寶珠而轉女形坐蓮
花而昇覺位義殊早計事同俯拾而
惑者見龍女即謂是三塗而嬰五障
聞發心即謂自凡位而希聖果殊不
知五道有示生之義四發有補處之
文智積所以懷疑身子由其致詰達
之心也何其曲哉又按首楞嚴經云
文殊是過去平等國龍種上尊如來央
崛魔羅經云是北方常喜世界摩尼
寶積佛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云未
來作佛名曰普見竊以文殊智包摧
實體兼真應或成道先劫已為龍種
之尊或派形此界尚號法王之子或
忤位北方久名寶積或受記來劫將
稱普見變化十方而無尋周行三際
而不動無取無得而成果不去不來

十門辯惑論卷上 第三張

而見身豈可以一相求未可以一名
定故遇燃燈而函丈逢釋迦而避席
慈氏造之以決疑龍女師之而進道
然龍女自始身而明速疾誘物持經
文殊處因位而示淹留勸人後已並曲
成方便實為利益且君子之道貞而
不諱聖人之事異以行權同許車而
不與類化城而復進既信彼之非長
仍疑此之不實吁嗟七竅一猶未
達乎

淨穢土別門第三

稽疑曰佛說法花經之時五十小劫
但春秋夜明以為釋迦生也正法五百
像法一千並謂滅度之後同斯一劫
若西域聽法之人神力促為食頃則
此不聽之人已隔五十小劫何則初
未聞佛神力豈加神力不加合成煨
燼今既不成煨燼則是千餘年耳苟
知千餘非謬安有五十小劫若以雖
不聞佛神力亦加則佛成道之初大
小俱合得果何止頻婆一國十二萬
人哉持此相况不加明矣沙門復禮曰
法花序品出
日月燈明佛說法花經六十小劫謂如金須彌土
品六五小劫謂如半日今發難在難進之佛引文殊

十門辯惑論卷上 第三張

明之事但取意而直通
不依文以及計者矣

辯惑曰佛有真身焉應身焉真土焉應土焉真身真土絕名相而獨立應形應國隨物感而多狀淨者見之謂之淨穢者見之謂之穢久者見之謂之久近者見之謂之近各滯所封罕能達觀故身子觀穢而迷淨空承日月之談彌勒執近而疑久仍生父子之喻及其按地顯莊嚴之國下塵比僧祇之壽執穢之情始去封近之見方除然示淨所以除穢穢去而淨可留乎說久所以破近近亡而久可存乎非淨非穢方為妙土非久非近始曰真身然則四十餘年者穢土化身也五十小劫者淨土報身也化身運動自可以年月測報體國常誰可以時代限既報化分跡久近殊歸以久難近得無為謬法花壽量之品維摩佛國之文斯義朗然豈俟多述哉曰釋迦利見元是化身娑婆盡野本非淨國耆闍維國之靈鎮法化化身之妙典今乃以報身而述化身將淨國而明穢國其為謬也不亦大哉

釋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先豈不云乎淨穢久近生於所見生於所見者同處而異見非別處而異見也且釋迦一佛也或以之見久或以之見近娑婆一界也或以之見淨或以之見穢久與淨菩薩上人之見也近與穢凡夫下乘之見也若然者穢既娑婆矣而淨得非乎近既釋迦矣而久得異乎而云釋迦但是化身娑婆唯曰穢土義符偏著理異玄同况手法花數品靈山一集初則會二歸一迴小道以入大乘次則三變八方引發心而觀淨土大乘已入無復小乘淨國已觀何有穢國故始自集分身之佛至乎說壽量之經並於淨土之中而演常身之義故經云如是我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阿僧祇劫常住不滅又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故知聖壽遐長非界塵之能般妙境安固豈劫火之所焚何乃推始起於春秋以五十小劫為焉有覆未經於水火將一千餘年為

指實不見履霜者必疑堅冰乎迷悟見殊門第四
稽疑曰說法花之時神光遠照他界說涅槃之日寶蓋廣覆大千未知此方何為不見若以無緣不得見者無緣則罪人也有緣則福人也達多然父及母豈福人哉而許其出家也聞王宮父因母豈福人哉而照月光三昧也此地万里為國賢哲相仍豈無一人有緣何為獨隔不言林放反勝太山乎
辯惑曰蒼旻信廣醯雞遊而不見白日蓋明仙鼠晝伏而奚覩豈資始之有外而照臨之不及哉固以近物為之覆則不能遠察倒情為之惑則不能順辯假使語之曰有天焉有日焉天周三百度廣而覆下曰徑一千里明而照外瞻彼二蟲必以狂而不信也今未披業障者何異覩遊乎未開慧目者孰非晝伏乎雖寶蓋曾懸百億四天之上毫光溥照萬八千國之中而有漏宵宮方馳大夢無明被覆何階微視若不見則無者蒼旻白日可

無耶若不見而有者實蓋毫光非有耶反覆相明言而足矣況乎曾史直書記祥暉於卯夜孔君多識推聖德於西方並紛綸而有據豈辨寔而無朕故知君子或默已召彰而感通中士若存尚河漢而驚怖其有飾智愚凌之伍懷愚混茫之流將撫掌而大嘆或絕臂而曾毀非其人也道可虛行者哉故仲尼體無化之先涉於有李路問死對之反詰於生仁義稍檢其性靈道德粗明於微妙然後應真西舉像教東來八万法門吞納九流而微顯三千寶塔充滿四瀛而輪煥若先霞而後日類始雲而終雨教之有漸不亦宜乎然則有緣無緣者三乘菩提之性也福人罪人者六趣生死之業也業有輕重性分生熟性猶生福雖多而難登緣既熟罪雖重而可化福尚難登而況於罪者乎罪猶可化而況於福者乎故有速得四禪矜小切而背誕具行三進知昨非而迴向迴向生於正解正解生而罪可滅背誕興於邪見邪見興而福自亡

十門辯惑論卷上 第十張

福亡永劫而沉淪罪滅即身而解脫故語曰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仁遠乎哉行之即是借以明義誰曰不然老子曰常善救人故無弃人常善救物故無弃物又曰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況大悲平等而有所弃哉譬夫良工相木名醫醫病可用而用之不簡木之美惡可療而療之不擇病之輕重人或問之曰伊蘭惡木也汝何以用之迦摩重病也汝何以療之仁將此為是問乎為非問乎必以為非問也如來善別機根巧知藥病雖達多行術頌之惡闇王有楚穆之罪然以曾發菩提之心可用也今與悔解之念可療也可療而療之可用而用之引使歸心化令入道開其與進之路塞彼為亂之源俾有罪者自新於孝慈無過者守卒於純至善權方便其利博哉然闇王問道而反速自同於林放夫子知幾而仰聖可比於泰山賢哲相仍雖三復而無失何為獨闕請再思而可矣

顯實得記門第五

十門辯惑論卷上 第十張

稽疑曰提婆是佛弟勸闇王害佛尚為天王如來善星是佛子罪輕於提婆何為生入地獄但害者應重謗者應輕今乃重者為如來輕者入地獄以斯示後何以安哉若以善星是化者後應成佛有緣記乎無緣記乎如有緣記請指言之也如無緣記安得為化哉若以善星為真者何不同之曷季昇天宮以謗之入地獄以懼之忍其入獄豈慈悲也但極樹提於烈火之中飛巨石於高曼之上懼曠野之鬼神伏闇王之醉象何為於善星也不若斯以救之哉

辯惑曰蓋聞如來設教有大小二乘調達所行有權實兩事大乘闡其實小乘語其權若晦實論權有害佛之迷而招地獄之苦若廢權談實無破僧之罪故受天王之記權也有報焉善星可得異乎實也無罪而善星可得同乎不同非設難之地不異又無難可設來論疑旨於何而致耶況謗害重輕更殊高議何者夫害雖是逆或不壞於見謗則壞見而不成於逆

十門辯惑論卷上 第十張

成進但嬰業障近招無聞之殃壞見斯斷善根迺受聞提之号所以訶罵調達唯曰癡人題目善星則云邪見斷可知矣

又問善星為真為化者凡化之為理必當以混真為妙真之為事自然以似化為恒真化相涉魚魯難辨然則綆短汲深清泉無以上濟智小謀大羨鍊固其傍覆輕而議之則吾豈敢聊復稽之聖典匪曰攻乎異端試論之曰夫牟尼一代涅槃為最後之說迦葉載請善星是斯下之人穢涸嗟其永墜苦獄見其生入又惡友行惡報恩已明其是權善星斷善涅槃不言其為化豈無為化之理曾無是化之文以此而推真亦可矣至若廣持衆部守筌而詐得魚徧習諸禪為山而已止竇同石甌之為拔若飛鳥之能言雖遙門人還如伯繚空稱佛子更甚商均中夜披衣發怖小男之語通衢掃跡滅表大人之相逢鋪糟之人言其證道見食吐之鬼唱已生天彼何人斯頑之甚也夫以辯才第一

尚招螢火之譏習慧無雙未免金師之誤故知有根力解力照性照今但化者不可逃其真愚者不能隱其智斯大聖之分也非常人之所及也嗟夫玉毫已留金口莫宣但可稟教而為解庸詎弃文而生意若斯而已哉夫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者上智也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者下愚也與善而善與惡而惡者中人也語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明中人則可移也故宣父至聖不迴盜跖之心清河中賢能變周處之節今難陀之等者中人也善星之輩者至愚也故可誘可逼困而學之乃成羅漢誇因誇果人斯下矣能作聞提豈大聖忍其苦哉蓋下愚不可殺耳譬夫厭田上上詐可使獲種生芽有濟淒淒不能遺枯條布葉豈可聞然於時雨有望於良晴者哉洎乎力士之惕可降嬰兒之厄可拯曠野之神可化宮城之象可伏連類雖廣一以貫之方於聞提固無等級故經云宮蟻子有罪殺聞提無過尚復引使出家置之左右辟羸老之馬未可

先乘同荆棘之田寧忘後種知現在之無益冀將來之有因卑下趣而向人天發廣心而成福智是知慈悲之大方便之巧天地不足備陰陽無以測迴向者若子之事父行莫之大誹謗者猶臣之叛君惡不可解然不解本平滅趾莫大始自因心初有其微卒成其著樞機之發可不慎歟

十門辯惑論卷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十門辯惑論卷上 第十四張 集

十門辯惑論卷中

集

大慈恩寺沙門釋 復禮撰

反經贊道門第六

稽疑曰提婆達多後為如來者則是菩薩也豈有菩薩而勸人害父乎若業合害者闍王必應自害何為待勸而害也若業非害者菩薩初無害心不應勸人令害也聖人設教何至斯哉辯惑曰山非自高所以高者澤下夏非自暑所以暑者冬寒故水火相草而變生益梅相標而切著相標也者相異也為切則大同相草也者相反也在變則咸順故可否相濟損益相成殊途而同歸何莫白斯道詳夫大權菩薩住不思議應物而遊從人之利害放情而動忘己之得失人之利矣己雖失而行之人之害矣己雖得而違之而大智若愚正言似反見之者誹毀聞之者聽瑩然則凡夫之行有否有臧聖人之道或逆或順凡夫之行偏否臧不足以訓時聖人之道引逆順咸可以正物順而正物

者文殊之等也逆而正物者調達之流也惑曰順以化人久事斯語逆而教俗深異所聞將以書紳希更指掌釋曰起予者尚也耶為子言之夫善著則顯惡著則明善必然之分其理不忒故聖人之用權道也惡既著矣善自明矣惡著俾人之內省善明使物之恩齊恩齊既可以勸善內省又可以止惡順而引道者亦以止勸也逆而行事者亦以止勸也止勸既均矣優劣可得乎而人聞師利是聖人即扣頭申敬謂達多為菩薩即扼腕不平斯蓋朝三暮四識五迷十可為受化之人耳安知為化之理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善為師茲理久著仲尼既稱善誘矣調達何用不臧耶故經云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蜜即其義也惑人又曰若順道不能勸善也可須反經以勸之順道不能止惡也可須反經以止之今順而為化既足矣何用反而為化乎釋曰夫二儀覆載四序生成

十門辯惑論卷中 第六集

夏氣長贏醲麥以之憔悴秋風凄緊巖桂以之芳菲春日遲遲未可使菊華榮曜冬霜凜凜誰能遺松貞搖落惟夫大悲運物若兩儀之覆載因機設教猶四序之生成稟悟各殊似數物之榮悴智者因喻而得解庶幾必淺及深乎又曰為惡可以化人者惡人為惡亦化乎惡人若已能化者何用善人為化乎釋曰惡人為逆惡或賒而未受大士行權報在今而必驗今則斯須可觀物恐怖而能懷賒則冥冥難知人僥倖而莫免故惡人不足以化物必俟大權為化焉然調達始終行事權實變辦經云惡友猶是權名論曰大賓方為賓釋故鷲山會上天王記十號之尊奈國經中地獄比三禪之樂至仁不遺應同類對小惡無犯豈作潛崇固以父王定業不移必遏其逆佛弟因之有勸示受其殃實也未始勸人權也令人見勸既令人見勸也亦令人見殃也殃生於勸勸止則殃息見勸故怖殃怖殃而止勸斯則調達之勸欲令人不勸可

十門辯惑論卷中 第六集

令不勸故勸則勸為不勸乎權有勸尚為不勸實無勸安得有勸哉此通錫類之義本全同惡之疑可息仁而能反兼四子以為師非道可行駕一乘而通達子夏既其默識師利曾何致疑介如石焉豈俟終日矣

觀葉救捨門第七

稽疑曰類婆娑羅首供養佛佛見提希之時頻婆幽而未死以佛大悲神力芥子尚納須弥如何不救頻婆令其遇害至於闍王瘡痛特照神光將入地獄遂延還壽於逆子何幸獨得延齡於賢父何幸獨不延也但頻婆證果賢王也應救而不救之闍王賊巨逆子也不應救而救之何以勸將來何以示人子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任子害父佛何為哉

辯哉曰夫葉之為理也大矣哉深焉不測廣焉不極眇眇綿綿變化消息夷兮無形希兮無聲無形無聲庶類以生生極之謂命習成之謂性其體也若無而有其用也不疾而速方其來也不可排方其謝也不可止至若

十門論卷中 第四張 集

天地之廣陰陽之靈日月貞明於上山川紀理於下幽顯異致而云為動植殊遠而布演人咸見其然也而莫知所以然也故或推之於自然或付之於造化或言始生於九氣或云稍長於盤古或謂中有神我傍興眾物或執上有梵天下生群類或道冥為自性從無形而變有形成計體是微塵從不化而生所化斯皆失其本而迷其末昧其源而惑其流所以異見紛馳殊情競舉豈知葉因心起心為業用業引心而受形心隨業而作境六道昇降財成而不越二儀上下剖判而斯分然則因業受身身還造業從心作境境復生心無始无終譬之於輪轉非空非有喻之於幻化四生易其滋漫三界難以歸根然而葉之以善惡分流報之以苦樂殊應藉善餘慶為善所以致樂積惡餘殃作惡所以階苦若影隨形而曲直雖離未嘗縈不能比其定若響隨聲而大小雖師曠調轉未可喻其均不見形直而影斜豈有善修而報苦不聞聲小而

十門論卷中 第五張 集

嚮者誰有惡成而果樂亦猶曰畋勉職桑稼盈疇農夫失時茨棘徧野借使耕而鹵莽其事耘而滅裂其業欲望不稂不莠如垣如京採薜荔於水中寧芙蓉於木末也或曰善為福始惡是罪源同影響之無違類耕耘之有報敬開命矣何迥頻婆為善翻以禍終阿闍精覺仍蒙福未釋曰不亦善乎而問之也子聞葉之有報也未聞報之有時也夫葉之感報有三時不同焉有見報業者此身作業即身而受也有生報業者今身造業次生而受也有後報業者此生未受後後生方受也初猶禾薪之類也經時即熟焉次猶棘藎之等也易歲乃登焉後猶桃李之輩也積年方實焉故昔勤今墮者野无秋實之望家有歲積之盈昔墮今勤者朝無數粒之資夕有餘糧之富豈可以見勤者不足謂不足非始於惰乎見墮者有餘謂有餘非始於勤乎美以象而申意更借事而明理曰有二人相與為隣築室焉一人先拙而後巧一人先巧而後

十門論卷中 第六張 集

廢先拙者築室甚陋居而習伎成而思巧既巧而變其拙矣先巧者築室甚精居而自養養過而業廢既廢而失其巧矣雖失其巧其屋尚精焉

雖變其拙其居猶陋焉及乎歲序綿移風雨飄浸舊宇既廢新構聿興即工拙所營精陋復反矣因斯而談身者心之宅而業之果也業者心之用而身之因也工拙相代者善惡更習也舊宇新構者前身後生也頻變雖今無遺行而昔有不臧阿閼雖現是惡人而往修善業不臧所以遇禍修善所以延齡其致可尋何足多恠未論曰以佛大悲神力芥子尚納須弥如何不救頻婆令其過客釋曰夫業有決定也者有不定也者不定則易轉其業可亡決定則難移其報必受頻婆定業也如何可救乎故良醫不能愈命盡之人慈母不能乳口噤之子矣然則人而有業物也無心无心則我心能制山大或可入於小有業則彼業為主命促不可引而長今乃以無心而例有心將有業而齊無

業北轉適越相去不亦漸遙哉又曰於逆子何幸獨得延齡於賢父何幸獨不延也

釋曰按涅槃經頻婆娑羅往於毗富羅山遊行射獵周徧曠野志無所得唯見一仙五通具足即勅左右而令殺之其仙普言我於未來亦當如是而害汝命又云佛語闍王汝昔已於毗婆尸佛初發阿耨菩提之心竊以馳騁發狂肆虐於五通之上景行行止歸心於七佛之初或宿善不亡因懺愧而延壽或餘殃未弥遭殺逆而非命非命由乎肆虐詎是無辜延壽始乎歸心字稱有幸請修三報之理當反一隅之惑又曰頻婆得果賢王也應救而不救之闍王賊臣逆子也不應救而救之釋曰觀無量壽經云頻婆娑羅幽閉置於七重室內自然增進成阿那含諸經論並云阿那含者名為不還更不還生欲界故涅槃經云阿閼唯見現在不見未來父王元辜橫加逆害心生悔熱徧體生瘡又云若不隨順者要語者來月七日墮

阿鼻獄詳夫幽憤而昇上果鋒外凶而內吉冥目而起下界雖名死而實生救之則翻損任之則自益至若身瘡而心熱同知迴向之路業深而報近將墜泥犁之域救之則為益任之則為損斯則觀其所應救救之以為益察其所應捨捨之以為利而曰應救而不救之所不應救而救之聖心雖微知之何陋矣然定報受之而不易明業之難犯也重罪悔之而以輕明行之可草也行可草惡人還善於

盤飭業難犯善人止惡於探湯惡止善行即有恥且格斯蓋導之以德也豈若齊之以刑也父子咸已達於道何顧不扶乎賢愚並可從於化何來不勸乎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在旃在旃隨教抑揚門第八
稽疑曰涅槃章門惣括群品不依涅槃惡難成佛何為讚切德之處輕於般若法花乎若以般若捨執著為優則涅槃為半偈捨身豈劣於般若也若以法花證大乘為優則涅槃以大空為門豈劣於法花也法門不二何

為二之哉

辯惑曰真身寂靜豈存言說至理希微本亡性相雖無言說不違言說之道雖無性相而為性相之津辟夫明鏡無為形來而像著幽谷不撓聲及而嚮盈然則衆籟參差無谷不能以致嚮羣物絡繹無鏡何若而生像故知形聲為之感鏡谷為之應感應一虧視聽兼失矣竊以如來有無緣大慈不思和願者明鏡幽谷也衆生有聞熏習之塵發菩提之心者群形衆聲也玉毫明而三十二相著鏡中之像也金口發而一十二部宣谷中之響也自波羅苑內明苦集滅道堅固林中說常樂我淨其間八藏咸聞三乘覽馳甘露之味不殊大雲之澤元烈然而小草大草受之者少多有緣無緣朕之者生死漸頓於焉百慮半滿所以多門本乎其源莫非一致故自本而觀也泯然平等矣自末而觀也森然不同矣不同所以各解平等所以一音一音故法門以之不二各解故教跡以之非一若乃演六度之法

談四絕之理即有以明空依空而起行漸寂若之為義也明大種譬喻辯三法平等破二以歸一迥小以從大斯法花之為旨也和三點之奧關四德之妙異客出其家稱新醫用其舊乳斯涅腴之為致也此並大乘之秘府方等之妙門賢聖仰止之崇山經論朝宗之巨海得之者咸可以致遠失之者誰能以不泥來論士不休涅腴恐難成佛仁欲謂不依法花般若而可成佛者乎然則法花是衆經之王般若為諸佛之母孰見無母而孕子無王而統人哉義無優劣斷可知矣來論又云何因讚功德之屬輕於般若法花乎夫以隨時之義法草不可守其常唯變所適取捨必貴存其會和扁隨病而施藥班倕任物而施巧豈寒溫不更規矩有恒哉况尋繹成文有異來旨經云上語亦善中下亦善金剛寶藏滿足無缺又云如諸藥中醍醐第一又云亦如日出放光光明又云譬如衆流皆歸於海又云修行是經即得具足十事功德夫以

分流設險海君為百谷之王列曜成文日天作三光之主金剛寶中之第一醍醐藥中之最上三語僉善何句義而非玄十事以成何切要而不備其比興也如彼其稱揚也如此靜而詳按諒已非輕矧如涅腴梵本偈逾三萬震旦所譯纔出十千法鏡開而未全玄珠得而方半也惑曰教跡非一法門不二辯功德之有無明經本之廣略怡然理順矣但高下相傾長短相形既法花云此經第一餘經得非其亞乎涅腴云此經尊勝餘經得非早劣乎般若云此法門不可思議餘法門得非可思議者乎斯義不明前疑復振也釋曰夫以利涉大川舟楫為之軍載馳廣陸車騎為之先燕處超然宮觀為之長雖水陸殊位動靜異宜而万因非止一人也九州非止一地也故畫鷁芳橈周流而莫輟騰駒繡輦馳騁而未已跼鳳華居寢處而寧廢斯則舟楫未嘗不為軍車騎未嘗不為先宮觀未嘗不為長也其有局於水鄉者得車即破之專於山野

者與舟即剖之身不下堂者莫辨舟車之所用心務行邁者因知棟宇之所適若斯人者何足與言於道哉孔子曰教人親受莫善於孝教人禮順莫善於悌又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著明莫大乎日月此亦各隨其義以釋莫善也以云莫大也諸經言乎第一者盡亦從此而明歟

十門辯惑論卷中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十門辯惑論卷中 第三張 集

十門辯惑論卷下

集

大慈恩寺沙門釋 復禮 撰

化佛隱顯門第九

稽疑曰二月十五日佛將涅槃促純陀獻食為滅時將至又却後三月正應此期聖眾勸請佛云當滅但佛無虛語則此滅非虛何為續子梵志月餘方乃報佛便似未滅其故何哉如其已滅梵志不應遺報如其未滅不知滅在何時其滅時之經滅時之日行承高旨可得聞乎沙門復禮曰涅槃云續子梵志續行二法不欠得阿羅漢遺傳佛入般涅槃月餘之言異乎吾所聞也辯惑曰原夫佛施以圓覺為義涅槃以至寂為體圓覺者道無不窮理無不照至寂者累無不遺功無不悉忘功而遺累不可謂之有照理而窮道不可謂之無然而有以無生無因有立或虧其一必喪其兩既至寂不可謂之有矣而可謂之無乎圓覺不可謂之無矣而可謂之有乎不可謂有而不無寂之極也不可謂無而不有覺之妙也恍兮惚兮若存若沒宣乎冥

兮不滅不生夫生者法之始興也滅者法之初謝也初謝則本有今無始興則本無今有如來非本無今有也惡乎而謂生涅槃非本有今無也惡乎而謂滅有生滅然後有始終有始終然後有久近有久近然後分歲月生滅尚無矣歲月何寄哉故舍利問於沒生居士詰而莫對迦葉疑於壞滅大師訶而後辯是知解脫之理涅槃之性不可以生滅求不可以有無取子何適以生滅心行而問涅槃實相歟仁今問涅槃以時日亦猶量虛空以尺丈虛空無尺丈不可以尺丈量可以尺丈量非是虛空也涅槃無時日不可以時日定可以時日定非是涅槃也何者夫尺丈生於形質時日本乎始終無形質則無尺丈無始終固無時日明矣無而致問何其迂哉經云夫如來者天上人中最尊最勝豈是行耶又云如來身者是常住身金剛之身則是法身又云非身是身不生不滅又云常法之中虛空第一如來亦尔壽命之中最為第一富

十門辯惑論卷下 第三張 集

哉聖教畫然妙理自可悟之以真常
莫更疑之以生滅哉日聞真常之義
故甘於夕死聽涅槃之名尚昧於朝
徹者如來常住不滅者何故稱般涅
槃耶釋曰涅槃有四種子未聞無住
之義歟夫無住涅槃者真如妙性為
之體大悲般若為之助般若故不住
生死大悲故不住涅槃不住涅槃故
雖證而不取不住生死故雖在而不
著證而不取故有感所以即興在而
不著故無緣所以即謝斯則寂然不
動形遍十方滂余無思智周万物應
現不疲而寂滅隱顯無恒而常住豈
若聲聞離苦永入無餘緣覺獸身長
辟有患形同槁木遷已燒然心類死
灰曾微覺了均絕聖之獨善達博施
之兼仁乎故涅槃經云我以久住大
般涅槃種種示現神通變化又云大
般涅槃能建大義斯無住涅槃之用
也豈乖真常之義哉惑人又曰涅槃
之道若常者何有變林之事耶釋曰
佛有三身之義矣法身也報身也化
身也法身以性淨真如為之體出纏

被了為之義報身以酬因果德為之
性實真照俗為之業化身以內依勝
智為之本外應羣情為之相法身猶
虛空之性雲蒸則翳霧散則明其性本
常矣報身若乘空之日赫矣高昇朗
焉大照其體恒在矣化身如鑒水之
影止清則現派濁迺昏顯晦不恒往
來無定至若七蓮承足聖業肇而開
圖雙樹枯神能事終而息駕其中或
離經辯志晦明於幼學或納米同名
同塵於始禮金輪至而羅七寶朱闥
騰而出九重縱神力而降魔凶邪草
面揚辯才而伏眾聖賢稽顙一一國
土屢屢分身遍他方而不窮盡未來
而無替斯皆應情之化鑒水之影也
亦何傷於涅槃常住之義夫惑人又
曰二身龜轉而圓常八相逐情而興
廢是則真為寂靜化是權遷鵲林之
事不無損子之疑佇史釋曰向辨
真化之不一未明真化之不異夫化佛
者豈他歟報身圓應之用也報身者
何哉悲智所成之體也悲以廣濟為
理智以善權為業所以因時降跡隨

物現身身跡者用也悲智者體也體
是其本用是其末依體起用攝未歸
本欲求其異理可然乎而迺定化體
之權遷異真身之寂靜斯為未得矣
斯為未得矣然此且明報身起化也
未明化身即法也化身即法理微矣
還寄影喻而述焉夫水中之日影也
不從外來不從內出不此不彼不異
不一不無其狀不有其質倏焉而存
忽焉而失像著而動性虛而謚執實
者為妄知妄者了實曰何謂也曰若
從外來者水外寧在乎若從內出者
水內先有乎若言在此者於彼不見
乎若言在彼者於此不覩乎若言是
異者一見有二乎若言是一者二見
豈一乎若言是無者於是可亡乎若
言是有者求體曾得手謂其生生無
所從謂其滅滅无所往不生矣不滅
矣性相寂然心言路斷斯可謂見水
影之實性也見水影之實性者可見
化身實性也見化身之實性者則證
法身之體也故淨名經云佛身者即
法身也又云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

然般若云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又云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引而中之類而長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何不寂滅于何不清淨是以舉足下足道場觸處而無盡開眼閉眼諸佛現前而不滅故須菩提之宴坐常見法身蓮華色之爭前覷窺形相迷悟之分優劣若此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見於化身哉夫知劍者忌其質器俟其光彩識馬者略其形色視其駿異然後切玉似泥一日千里反是者豈曰知劍識馬乎鑽仰於法門研精於佛事亦猶於是矣至若聞誕於右骨謂之生化於北音謂之滅坐於蓮花謂之有焚於香木謂之無此蓋尋常之流雷同之見亦何足以枉於高門歟經云持戒比丘不應於佛生有為想若言有為則是妄語又云寧以利刀自割其舌終不說言如來無常又云不可竿數般涅槃時及不般涅槃若也隨問而即對逐事而同執會經文之同別定滅時之遠近使二字習解而不聞八味口矣而常失吁可畏

十門辯惑論卷下 第六張 集

矣非所敢言惑人率余而興喟然而嘆曰前言之過也駟不及舌也嘗聞井蛙接甕莫辨括地之深澤鵲捨榆詎識垂天之廣物既然矣人亦有諸至若涅槃四門不生不滅佛身三種非一非異此空性而難量方水影而常妙並得其所未得聞其所未聞而今而後奉之無數故知同凡偃卧示跡弥留出自塵勞之情何預金剛之體體唯一相始終不可措其詞情也多端前後不可齊其見遍知示滅之日梵志遺報之期存而不論置之莫答者不亦以是乎對曰然子得之矣余無所隱乎子矣

聖王興替門第十

稽疑曰輪王撫運之日化四天下又說法花之時輪王預聽但兩儀開闢載籍詳焉唯聞玉環西獻豈見金輪東轉雖縑素有殊而聞見無別未悟輪王聖躬何為不至於此若以乘虛來往非人所知人既不知焉用王也何不肆觀東后風伯前驅寶馬共天馬爭飛金輪與日輪皆曜千乘萬騎

十門辯惑論卷下 第七張 集

難省清漢之間振鼓鳴蕭嘈囋丹霞之表發號令撫惇釐極飢寒理冤滯使軒羲之帝仰霄際以承風堯舜之君望天衢而慕德然後下碧空而朝万国乘白雲以禮百神舉玉璽之仙搏奏鈞天之廣樂豈非聖王之盛事歟又豈尤作亂追風召雨共工觸山傾天絕地八年九潦伊耆致昏墊之憂鑿石流金成湯有剪發之厄兩漢之末八挺雲擾二晉之間万方鼎沸而王遠遊西域無拯溺之心還視東方無巡撫之意為聖王者其若斯哉遂使疑億地之心失人神之望不知有王耶無王耶控鐵圍而三十二相者其道合然耶不合然耶願心遠馳佇聞嘉音辯惑曰夫以勾芒司春不能於隆冬發煦羲和馭日未常於靜夜舒景故若華照曜將列宿而分時蘭風披拂與零霜而別候寒溫爾也昏旦頃焉也而物既謝不可以覆退時未臻不可以預觀況乎今昔之遠哉夫輪王之興也七寶應圖十善義化鐵圍所界君天下而光宅金輪所遊大域中

十門辯惑論卷下 第八張 集

而刊往千馬伏軾自表而飛來四龍
守藏從地中而踊出寶田氣色詭別
於寒暑珠柱光明莫分於曉夜家給
人足俗阜時雍下有知於上上無事
於下至若孕質奇表卜年景曆三十
二相不獨於日角珠衡八十千齡豈
兼於畏神用教雖魏魏矣蕩蕩矣聖
王之威事矣蓋是劫增之日殊非壽
咸之辰求古於今聞其難得按諸經論
三千四百
十劫如是
諸經論而
復始於往
劫之中使
後世得提
人壽九萬
歲乃至八
萬歲其間
有轉輪三
出與焉若
乃應義結網黃帝垂衣共工亂常蚩尤
作暴並望古非綿邈之代形今是斯
頃之間故皇王繼踵不逢寶馬之巡
狩大盜排肩莫遇神兵之戡剪唐虞
已下從而可知焉來論云佛說法花
之時輪王預聽釋曰竊以聖人作万
物觀諸佛興十方華是知四兵扈從
寧此界之飛皇千子陪遊乃他方之
聖帝故彼經偈云又千万億國轉輪
聖王至請原始要終取其義矣來論
又云兩儀開闢載籍詳焉唯聞玉環西
獻豈見金輪東轉釋曰夫歲籍之興

十門辯惑論卷下 第九段 終

本乎書契書契之作源乎易象因三
才而畫卦布六位以重爻澤上於天
後聖取而成則鳥行於地前招像以
為文斯乃書契兆之於皇雄文字成
之於倉頡故云易之上古是日義爻
書之首篇不過堯典載籍遠近昭然
可明而乃謂經史之文詳闕闕之事
理不然矣若傳採圖牒傍存子記則
元神是巨靈所契昆陵為大帝所居
華胥柱州依希得其地客成太上髣
髴臻其道而文物並闕而不論聖政
粗論而不備但龍師已下之日淺經
誥盈車而未周人皇已上之歲多圖
書數卷而便盡以時比事義可通乎
然則昔有聖王金輪屢其東轉近無
招后玉環遂以西獻人還時而興替
物隨人而去來取類虛舟異夫膠柱
者矣感曰若輪王但生於八萬歲時
者何故玉毫在家之日七寶咸臻鐵
輪當宇之辰百年已滅釋曰有化
而為瑞者有假以為名者化而為瑞
不君於万國假以為名莫微於七寶
故仙人相融金之質必成十殊之尊

十門辯惑論卷下 第十段 終

如來記獻土之童但王一分之地鐵
輪王之事未聞實錄矣或曰佛記作輪
王四分之一也然此者鐵輪可非一輪
王乎但古作
鐵輪王則明矣何故須言四分之半夫
輪王者七寶
之行十善之化何故也惑人又曰皇王者
所以理人也人不自理故立王以理
之至如二十佳劫之初八萬增年之
極俗淳和而有道人朴略而無覺當
斯時也何用聖王哉釋曰三界受形
莫離於苦宅六情對境悉嬰於惑網
是非因而平反善惡所以相攻假令有
頂地之高昇三灾不及非想天之寧
靜四空為上苦盡猶其逼迫使法尚
以駟馳况乎欲界之人哉若也聞太
古謂無為之極稱遂初言有道之寂
此蓋醉於至咸耳安知真諦之妙歟
沙門復禮曰言者所以出意非意也
跡者所以明本非本也故大聖之垂
教或跡淺而本深或言乖而意合未
得其門者能無岐路乎但不遠而復
斯則善矣極越羣構淳因福履遐而
日用今資異氣貞襟秀而天挺藹君
子之松栢湛人倫之水鏡文場翹楚
稱其雅論高才學肆英髦許其博聞

十門辯惑論卷下 第十一段 終

強記何其美矣至若開蓬鍵而探賈振芳毫而討論理尚違於得象言將涉於非聖若疑而叙意異三子而何傷若謗以為駭載一車而可恠然教尋來翰云晚披輝與捧卷竭誠斯言詞手亦勤之至也幸甚幸甚貧道不淮賤質濫處玄門若春露之輕滋寧慙瀉器同秋螢之末景業謝傳燈夫以聞斯行諸是仲尼之所擇離乎畢矣非有若之能對况一粟妙義三歲微言者歟涉充未足以窮深奔蜂豈期於化大于時大唐永隆二年歲次辛巳孟秋之朔日也

十門辯惑論卷下
權文學答書

弟子權無二敬致書於大興善寺禮法師侍者昔菩薩之問如來斷幾生命以佛速滅乃發斯言豈有十地之人於聖起謗但為理資索隱義在鈎深前致稽疑意亦如此且宣尼將聖之德尚問老聃慈氏次佛之尊猶詢師利况以下愚之教披上聖之文乎

十門辯惑論卷下 第十二張集

門萬戶觸塗多惑所以罄肝膽露骨矇謁鄙誠請高德遂引三車之駕開八正之塗續晨危之足鑿混沌之竅百年之疑一朝頓盡方當永遵覺路長悟迷源莫煩惱之薪資涅槃之飯請事斯語以率餘年謹遣尺書敢謝不敏弟子權無二和南

乙巳歲高陵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十門辯惑論卷下 第十三張集

弘明集卷第一 并序

集

夫覺海無涯慧境圓照化妙域中實陶鑄於堯舜理擅繫表乃埏埴乎周孔矣然道大信難聲高和寡須彌峻而藍風起寶藏積而忘職生昔如來在世化震大千猶有四魔搖惑六師懷毒况乎像季其可勝哉自大法東漸歲幾五百緣各信否運亦崇晉正見者教損邪惑者謗訕至於守文曲儒則非為異教巧言左道則引為同法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亂遂令說論稍繁訛辭孔熾夫鷄旦鳴夜不翻白日之老精衛銜石無損滄海之勢然以聞亂朋以小同大雖莫動毫釐而有塵眩聽將令弱植之徒隨偽辯而長迷倒置之倫逐邪說而永溺此幽塗所以易墜淨境所以難陟者也祐以末學志深弘護靜言浮俗憤慨于心遂以藥疾微聞山樓餘暇撰古今之明篇愍道俗之難論具有刻意翦邪建言衛法製無大小莫不